

王元化主編

學術集林

卷十



上海遠東出版社

學 術 集 林

卷 十

上海遠東出版社

責任編輯 王 欣
封面設計 王震坤
責任出版 馬蓓華

學 術 集 林

卷 十

(繁體字本)

王元化 主編

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冠生園路393號 郵政編碼: 200233)

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長陽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3.25 插頁3 字數260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000

ISBN 7-80613-495-6/I·282 定價: 20.00元

編 委 (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元化	史華慈	任繼愈	朱維錚
余英時	李慎之	李學勤	杜維明
汪榮祖	林毓生	周一良	周策縱
胡道靜	施鰲存	馬悅然	許倬雲
張光直	張 灝	湯一介	裘錫圭
潘重規	劉述先	興膳宏	錢仲聯
蕭蓬父	饒宗頤	羅多弼	龐 樸

主 編 王元化

助 理 徐文堪 傅 杰 錢文忠

學術聯繫人 邵東方 陳 寧 費樂仁 樊克政

學術集林叢書

存齋隨筆

熊十力著

陸王學述——一系精神哲學

徐梵澄著

錢穆與中國文化

余英時著

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

殷海光、林毓生著

唐代密宗

周一良著 錢文忠譯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饒宗頤著

文史叢稿

——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

裘錫圭著

古文獻叢論

李學勤著

目 錄

卷首插頁：胡適和諸橋轍次筆談手迹

胡適和諸橋轍次的筆談……………胡適 諸橋轍次 (1)

〔附〕李慶引言

左右……………劉鑒泉 (7)

李濟先生學行紀略……………李光謨 (17)

〔附〕趙元任及夫人楊步偉和李濟及夫人陳啓華合影

略論宗周王官之學(上)……………沈文倬 (112)

甘蔗何時從印度傳入波斯……………季羨林 (140)

馬王堆漢墓帛侯試論……………王利器 (146)

“清初人選清初詩”析論……………謝正光 (179)

八角廊簡《文子·聖知》探論……………邢 文 (198)

帛書《五十二病方》中巫術醫方的認識價值…徐莉莉 (204)

《山海經》札記……………胡文輝 (220)

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林梅村 (228)

Tabyač 語源新考……………芮傳明 (252)

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荼羅畫”……………陳允吉 (268)

“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與景雲政治……………李錦綉 (282)

關於魏氏高昌晚期紀年的幾個問題……………孟憲實 (298)

《崔東壁遺書》和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疑古”

思潮……………李 慶 (310)

陳寅恪“守老僧之舊義”詩文釋證	胡曉明 (325)
—— 一個富涵思想意義的學術史典掌	
論章炳麟梁啟超墨迹釋文書	周策縱 (338)
《推十書》影印本序	蕭蓬父 (343)
〔附〕劉咸炘及其巨著《推十書》	劉伯谷 (354)
揚州出土突厥語 — 漢語 — 敘利亞語合璧景教徒	
墓碑研究	〔英〕N. Sims-Williams 牛汝極 (357)
柏林通訊	榮新江 (380)
評林梅村著《西域文明》	徐文堪 錢文忠 (398)
《學術集林》卷十編後記	王元化 (406)

胡適和諸橋轍次的筆談

引 言

這是胡適和日本漢學家諸橋轍次的筆談記錄。原件未標明時間和地點。諸橋轍次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先後到中國五次，這裏的筆談當是他第二次到中國（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中國留學期間的事。（見《諸橋轍次年譜》，載諸橋轍次紀念館編《諸橋轍次的生涯》，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一九九二年。）筆談中談到《支那學》雜誌，該雜誌創刊于一九二〇年九月，而胡適收到該雜誌的第一號，根據張小剛氏整理的胡適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日本青木正兒信推測（此信原件現存青木正兒的後人處），當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中下旬。筆談中胡適談到自己“此時在病中”，又據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致青木正兒的信，可知他的病（心臟）在一九二一年初已愈。筆談中談到的顧頤剛的情況：“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辦事。常來吾家。”據顧頤剛的《古史辨自序》，一九二一年初春，他的祖母生病，故不得不一年間往來南北六七回。而一九二二年春，便回到南方的故鄉。綜合上述情況，筆談的時期大致可判定當在一九二〇年九月至十月到一九二一年春以前。又據筆談中胡適所說蔡子民“三

四日回京”之語，可斷定筆談的地點在北京。

這份筆談在中國是首次披露，從中可以看到胡適對唐以後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一個大致的看法。一九二〇年前後正是胡適提倡“文學革命”叱咤風雲的時候，而從這份資料中，可見他還存在着對傳統文化的另一些看法。此份筆談資料的原件，現存諸橋轍次先生家屬處，在日本曾披露在《大漢和辭典》的編著月報上。筆者得到現在在神奈川大學任教的望月真澄教授、現在在新潟市政府工作的齋藤敬子女士的關照和協助，從新潟下田村諸橋轍次紀念館的飯塚先生處得到了影印的原件。並經同意，在中國發表，在此謹表由衷的感謝。

（李 慶）

諸橋：“日前辱賜貴著^①，歸來三讀，深服高見。立論適確，論旨透徹，拉來群經置一熔爐中。蓋非精通于東西學術者所不能成也。弟比年雖從事于茲，學淺才粗，不能企圖萬一，深負慚愧。只以不知爲知，遂莫至知期。仍特囑先生，茲仰高教，不知先生允否？”

胡：“我于群經並無專門研究，但甚願領先生之訓誨。”

諸橋：“先生太謙。請勿吝垂教。”

諸橋：“欲窮貴國經學者，一面不可不知貴國家族制度。弟亦有志于此。日來據《三禮》及諸家範、家訓等書，才求其一二。此法未免迂且闊。不知此事以據如何方法爲最可？”

胡：“此事甚不易入手。先生所舉，固是一法。此外似當參考各種雜記、小說、戲曲及史傳等。小說似最重要。先生以爲如何？如《石頭記》一書，可考滿洲貴族之家庭。如近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可考近人之家。”

諸橋：“《石頭記》、《桃花扇》之類，一二閱了，但未精讀。後日必當期再讀。且問，直接研究家族制度之良書有否？”

胡：“似尚無專書。”

諸橋：“先生所作《文學芻議》外數篇，弟私譯其一部，投稿于敝國雜誌。近時京都大學青木學士亦譯此貴著^②，揚之于雜誌上。文稍爲精詳。先生要見，獻一部于左右可也。”

胡：“青木學士近創刊《支那學》雜誌^③。先生所指，是否即是此誌所載？然如貴察。”

諸橋：“雜誌《新潮》，有顧誠吾氏著《對舊家庭之感想》之文。所論雖不能悉服，所得亦不鮮。此人現幹何事？先生必有相識之間。請爲弟介紹。其他有研究家族制度之學者，則爲弟介紹更所盼。”

胡：“此人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辦事。常來吾家。名顧頤剛。”

諸橋：“通觀貴國思想史，則先秦時代以後，自由思想之鬱乎而起、煥乎而發者，莫如宋代。于政治然、于文學然、于哲學亦然。此等之風氣，不知誘發馴致之主因果何者？”

胡：“鄙意以爲，宋代承唐代之後，其時印度思想已過‘輸入’之時期，而入于‘自己創造’之時期。天台、華嚴、禪宗三宗皆中國人自己融化印度思想之結果。唐末宋初又有道教之復興，其影響及于政治（如宋代之《天書》等^④），又及于學術（如邵雍、周敦頤之論《易》）。當此之時，儒學吸收佛道二教之貢獻，以成中興之業，故開一燦爛之時代。”

諸橋：“真如貴論。但外來思想輸入之一事，果能足啓發宋代自由討究精神歟？其間尚不能無疑。且邵、周二子之學，雖非

無禪學影響，其主要原因，寧似得之于易學者。宋儒由來所讀，才不過《楞嚴經》一部。一書之所影響，豈如斯深且多乎？敢請教。”

胡：“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易》。王弼之《易》，老莊之影響也。邵、周之《易》，又道家之影響也。宋時，中國之空氣已成一禪學之空氣。雖有智者，亦逃不出。非一部《楞嚴》之力。乃此空氣之力也。”

諸橋：“近年敝國人之研究經學者，多以歐米哲學研究法爲基。條分縷析，雖極巧致，遂莫補于穿鑿。弟私以爲東洋經術、西洋哲學既不一，其起原體系、研究之方法 *Method*e，亦宜有殊途。然而弟至今未得其方法，又未聞有講其方法者。請問高見如何？切盼示教。”

胡：“此問題太大，非一刻所能答。鄙意，清代經學大師治經方法最精密。（如戴震、王念孫、王引之諸人皆可法。）若能以清代漢學家之精密方法，加以近代哲學與科學的眼光與識力，定可有所成就。

我的《哲學史大綱》第一篇《導言》，有一萬字論‘史料’，實即論治古書之方法也。又有《清代漢學家之科學方法》一篇，載《北京大學月刊》。尚未完。以後若得暇，我當作一長文，發表我對於諸經之意見。但此時在病中，不能用腦力，醫生亦不許我作文。”

諸橋：“戴、二王諸先生之著，嘗得見之于皇清正續經解中，夙服其卓見。高著亦既拜讀之。只《清代漢學家之科學方法》之一篇，未得拜讀。稿完之日，必當拜閱。且問戴氏、王氏之著，以何書爲最可？切望示諭。”

胡：“戴氏文集中論學諸書及序跋，段玉裁文集中論學諸書及序跋，王引之《經義述聞》（末二卷尤重要）、《經傳釋詞》，王念孫《讀書雜誌》。”

諸橋：“邦儒有竹添光鴻者^⑤，前著《左氏會箋》刊既成。別有《毛詩會箋》《論語會箋》，未見刊行而歿。其後遺族囑予校字刊行。頃日《毛詩·國風篇》才刊成。一部將獻之于貴大學。聞蔡子民先生頃日將西游，茲囑先生獻之貴大學。竹添氏，號井井。久在貴國，潛思經籍，常以孔道衰頹爲憂，學深德高。弟至今未曾見如斯純儒。一部《會箋》益貴國學界，弟之斷所不疑也。”

胡：“甚願受讀。蔡子民先生三四日內回京，我亦可轉交去。”

注釋

- ① “貴著”，此處所說“貴著”，不詳。從上下文推測，或是指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 ② 青木學士：青木正兒（一八八七—一九六四，字君雅，號迷陽），日本近代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四日，出生在山口縣下關市一個醫生的家庭。爲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学中國文學講座第一期學生。以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爲師，同時也受到內藤湖南的影響。所著有：《支那文藝論叢》（一九二七年，弘文堂）、《支那近代戲曲史》（一九三〇年，弘文堂）、《支那文學概說》（一九三五年，弘文堂）、《支那文學思想考》（一九四三年，岩波書店）等。一九六九年由春秋社出版了《青木正兒全集》共十卷。
- ③ 《支那學》雜誌：一九一九年由青木正兒和小島祐馬、本田成之一起創辦的雜誌。在日本近代漢學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 ④ 宋代之《天書》：《宋史·禮志》“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此後又屢有類似記載。“天書”之說，反映了當時道教對現實政治的介入。

- ⑤ 竹添光鴻：就是竹添井井（一八四二——一九一七，字漸卿，通稱進一郎，號獨抱樓），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學者。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曾隨外交官到中國。旅游陝西、四川等地，作《棧雲峽雨日記》等，在當時獲盛名。後曾參與政治，為駐天津的日本領事、代理朝鮮公使等。因朝鮮的“甲申政變”的關聯而失脚，從事著述。有《左氏會箋》《毛詩會箋》《論語會箋》《獨抱樓遺稿》等。

諸橋談到他，還有一層個人的原因。竹添的女婿嘉納治五郎，當時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和中國的政界、文人有密切的聯繫。諸橋前往中國留學，多虧他的提拔。此外，他還特地把竹添為三井財團題字的“潤筆”，全部送給了諸橋，作為留學的資金，這在當時是一個大數字。諸橋兩年間留學的費用，主要就是這筆錢。（參見《諸橋轍次的生涯》五十一—五十二頁）

- ⑥ 蔡子民：蔡元培。當時為北京大學校長。

左 右

〔丁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重作〕

劉鑒泉

編者識語：這篇哲學論文——《左右》，選自劉鑒泉先生《推十書》中首要綱旨之作——《中書》。《中書》共計十篇，此爲第八篇，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兩一”觀，作了系統疏理；對“兩”、“一”關係，“執兩”、“用中”關係，以及“中”、“公”、“容”、“全”、“無”、“兩有”、“兩不”……諸範疇與相關論題，作了古今貫通的詮釋，反映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華學術思潮的一種新動向，值得重視。劉鑒泉（一八九六——一九三二），名咸炘，號宥齋，近世蜀學中卓有成就的天才學者，年僅三十六歲即不幸夭逝，然已成書二百餘種、四百餘卷，總名《推十書》。其所建立的“學網”：以《中書》《兩紀》標明宗旨，《左書》知言，評析諸子；《右書》論世，深研史學；《內書》發明天人義理之微；《外書》縱論中西學術之異；此外，述學脉，申校讎，論文心之論著尚多。條貫井然，體用兼備，自爲經緯，成一家言。並世學人，凡知之者，無不嘆美。張孟劬、梁漱溟、陳寅恪、蒙文通等皆曾盛贊其學術成就。但原刊《推十書》流傳不廣，知之者希，曾有

日本、德國學者孜孜入蜀訪求，而早已絕版無聞。今年冬，爲劉鑒泉先生百年壽誕，成都古籍書店將原刊《推十書》影印出版，以資紀念；本刊特選刊其中《左右》一文以饗讀者，同時徵得蕭笈父教授同意，將其爲影印本《推十書》所寫的序文也配發于此，謹供讀者參閱。

《公孫龍子》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右可謂二乎？曰不可。左可謂二乎？曰不可。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此謂左與右並言爲二，而左右之名生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苑》亦曰：“發于一，成于二，備于三。”龔定庵曰：“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然則仍二而已。陰陽實一太極，陰偶陽奇而爲三。三者順數其變，猶名家言牛一、馬一、牛馬一而已，雖三而實一也。朱元晦謂邵堯夫言數理，遇物皆成四槩。夫春夏秋冬，一陰陽消長耳，雖四而實二也。二者何？兩端也，如懸衡焉。凡事皆有兩端。《淮南》曰：“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議，兩末即兩端。宇宙之多爭，以此。

縱言之，則爲源流。呂新吾曰：“懸墜當兩壁之間，人以一手撼之，撞于東壁重，則反于西壁亦重；無撞而不反之理，無撞重而反輕之理。待其定也，中懸而止。”此可謂善喻矣。治術之相矯而皆弊，其證多矣。章實齋曰：“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起；風氣之衰也，必有所以弊。”《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淮南》曰：“見其始即知所終，見其所生則知所歸。”此道家之微言也。《易象》曰：“永終知敝。”道家明于縱之兩，故以常道御反復焉。

橫言之，則爲反對。若周秦諸子是也，荀卿謂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卿則蔽于人而不知天；墨、宋爲人，楊、魏爲我；墨子貴兼，而料子貴別。荀卿所謂倚其所私者也。《中庸》曰：“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又曰：“夫焉有所倚？”此儒家之大義也。《易傳》曰：“中正以觀天下。”儒家明乎橫之兩，故以中行折狂狷焉。

夫天地具四氣，而草木多得一時之氣，故桃李花于春而木槿榮于夏。人之異于草木者，以其兼備。故曰：人者，天地之中，五行之秀。然而氣質之偏，每不能歸于中。縱言之，則壯老之偏。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橫言之，則剛柔之僻。《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各趨于極端，故不能群居而和壹也。

子思作《中庸》以正諸子，儒家之旨在中，人所知也。道家者流，則謂之半。老子常言不欲盈，去泰、去甚。邵堯夫衍其義曰：“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明人李密庵者又廣其義，作《半半歌》，有云：“半之受用無窮，半裏乾坤寬展，會占便宜止半。”此義雖稍狹，亦所以矯極端也。蓋半者，縱之中也。中國之人，飫儒道之教，故能守中庸，不似外域之好極端。

夫中者，一而非兩者也。兩者多之象也。一之于多，皆有而皆不也。由皆有而言之，則爲包，于是有公、容、全之說；由皆不而言之，則爲超，于是有虛無之說。

公也者，尸佼曰：“孔子貴公。”《呂氏春秋·序意》曰：“循其理，平其私，……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以日倪而西望者知

之，不倪者日之中也。

容也者，老子曰：“知常容，容乃公。”劉敞曰：“君子之道不出乎中，中者所以並容也，並容所以爲大也。”《中庸》狀孔之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運》狀大順之實曰：“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漢書·藝文志》曰：“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相成也。”惟其相成，故能容。

全也者，莊周曰：“古之人，其備乎！一曲之士，察古人之全。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呂新吾曰：“賢人止一味，聖人備五味。”

公、容、全之說，大矣。是道之包萬物也，而非一事之當也；是觀大理之術也，而非以制一事也。

正言之，爲皆有；負言之，則爲皆不。故佛家之中觀，以八不爲標。黃幼玄（道周）《執中用中辨》曰：

天地之中，始一而分兩；循兩之端，必還于一。故中之中有一與兩，靜正而見之，不靜不正，則不見也。謫謫之言而有是非，膠膠之形而有妍媸，是非之際，不得中言，妍媸之半，不得中形。故中者，必還于無言與物，以爲聲尸，以爲形始。故聖人貴冥冥之見，而賤傾耳之聽，貴默默之言，而賤驟足之行，所以養靜與正，宅中而祖于天地。故用一參兩，以兩裁一，進退于兩，而以得一，酌取于一，而以得兩。此數者，皆非聖人之所執也。

用一參兩者，一定則不復見兩。其說在鳥火虛昴宵日之不同道也，倏忽而易次，千年而更舍。用兩裁一者，兩還則不復得一。其說在陸南之反于北，薰極之反于溼也，兼寒與燠，則無有和日。進退于兩而以得一，酌取于